



1

2

图七 金胜村第4号唐墓壁画(《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》)

1. 墓室西壁壁画 2. 墓室东壁壁画

侍女左手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(图七:1)。墓室东壁壁画中绘有持拂侍女(图七:2)。

8. 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

该墓位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,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。墓主人为一男一女,身份不明确。该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绘于墓室西壁^[1],侍女左手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(图八:1)。墓室东壁壁画绘有持拂侍女(图八:2)。



1

2

图八 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壁画(《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》)

1. 墓室西壁壁画 2. 墓室东壁壁画

9. 太原市金胜村第337号唐墓

该墓位于太原市金胜村,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。墓主人为成年男性,身份不明确。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位于墓室东壁^[2],侍女左手持鲜花,右手握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(图九:1)。墓室西壁壁画绘有持拂侍女(图九:2)。



1

2

图九 金胜村第337号唐墓壁画(《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》)

1. 墓室东壁壁画 2. 墓室西壁壁画



1

2

图一〇 赫连山及夫人墓壁画(《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、赫连简墓发掘简报》)

1. 墓室东壁壁画 2. 墓室西壁壁画

10. 赫连山及夫人墓

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,墓葬年代为盛唐时期。墓主人为上柱国赫连山及其夫人李氏。墓中持T形杖侍者图像位于墓室东壁^[13],侍者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(图一〇:1)。墓室西壁壁画中绘有持拂侍女(图一〇:2)。

11. 郭行墓

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,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。墓主人为上骑都尉郭行。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位于墓室东壁^[14],侍女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(图一一:1)。墓室西壁壁画中绘有持拂侍女(图一一:2)。



1



2

图一— 郭行墓壁画（《山西太原唐代郭行墓发掘简报》）

1. 墓室东壁壁画 2. 墓室西壁壁画



1



2

图一二 晋源镇唐墓 TC2001M1 壁画（《山西太原晋源镇三座唐壁画墓》）

1. 墓室东壁壁画 2. 墓室西壁壁画

12. 太原市晋源镇唐墓TC2001M1

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，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至盛唐时期。由于棺床毁坏，墓主人身份性别不明。墓中持 T 形杖侍女图像位于墓室东壁^[15]，侍女左手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 T 形杖（图一二：1）。墓室西壁绘有持拂侍女（图一二：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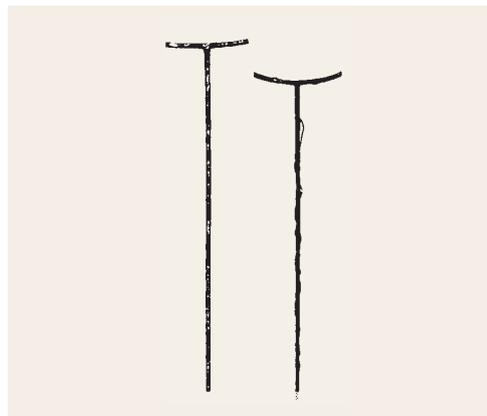
二 唐墓壁画T形杖的特点

上述 12 座绘持 T 形杖侍女图像的墓葬具有显著的共性。墓葬年代方面，依据墓主人去世年份和考古文献对墓葬年代的判断，12 座绘 T 形杖的唐墓壁画中，初唐时期墓葬有 9 座，

分别是李震墓、新城公主墓、长乐公主墓、韦贵妃墓、赵澄墓、太原市金胜村第4号唐墓、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、太原市金胜村第337号唐墓、郭行墓；初唐至盛唐时期的墓葬有1座，为太原市晋源镇唐墓TC2001M1；盛唐时期的墓葬有2座，分别是太原市金胜村第6号唐墓、赫连山及夫人墓。地理位置方面，绘T形杖壁画唐墓集中发现于关中地区和太原地区，其中关中地区有4座，分别为李震墓、新城公主墓、长乐公主墓、韦贵妃墓，太原地区有8座，分别为董茹庄赵澄墓、金胜村第6号唐墓、金胜村第4号唐墓、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、金胜村第337号唐墓、赫连山及夫人墓、郭行墓、晋源镇唐墓TC2001M1。墓主人身份性别方面，已知墓主人身份的7座墓葬的墓主人均为贵族。已知墓主人性别的9座墓葬中，有4座墓主人为男性，有3座为女性，还有2座男女皆有。由此可见，绘T形杖壁画墓葬均分布在唐代政治核心区域，年代集中于初唐至盛唐时期。T形杖的使用应当不存在性别差异，且在贵族阶层的生活中更为普遍。

此外，从T形杖上部短横杆的形状来看，唐墓壁画中的T形杖有上部短横杆平直和上部短横杆弯曲两种不同形制。前一类壁画唐墓有李震墓、新城公主墓、长乐公主墓、韦贵妃墓，均位于关中地区；后一类壁画唐墓有董茹庄赵澄墓、金胜村第6号唐墓、金胜村第4号唐墓、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、金胜村第337号唐墓、赫连山及夫人墓、郭行墓、晋源镇唐墓TC2001M1，均位于太原地区。因此，唐墓壁画中的T形杖可以分为“丁”字形的关中类型和“丫”字形的太原类型。但是，这两种类型在墓葬年代、墓主人身份、持杖者形象、器物组合现象等方面差异均较小。因此，“丁”字形杖和“丫”字形杖的称谓和实际功能应当相同或类似，其形制上的差异可能是缘于不同地区生产T形杖的工匠或绘制T形杖的画匠的制作习惯不同，也可能是缘于不同地区居民在审美取向或生活习惯上的细微差异。

在传世实物资料中，日本正仓院所藏的两件唐代玳瑁杖与唐墓壁画所绘T形杖极其类似（图一三）。原田淑人介绍，该二件唐代玳瑁杖中，一件竖杆长121.5厘米，横木长32厘米，配有玳瑁制作的藤蔓装饰，杖末端镶嵌着红牙拨镂；另一件竖杆长133.5厘米，横木长24.5厘米，杖体做成八棱状，表面装饰金箔，涂绘绿彩，横木两端则镶嵌着象牙^[6]。这两件玳瑁杖的长高比例和两端镶嵌象牙的细节都与唐墓壁画中的T形杖一般无二，应该就是唐墓壁画中T形杖的传世实物，反映出唐墓壁画T形杖的真实尺寸。



图一三 日本正仓院藏唐代玳瑁杖（《展障玉鸦叉——唐墓壁画中丁字杖用途初探》）

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，在唐墓壁画中，和持T形杖侍女相伴随的其他侍女通常持有拂、瓶、杯盘、团扇、方盒、包袱等日用器具，其中尤以拂和T形杖的搭配最为常见。除赵澄墓缺乏完整壁画图像资料，其余11座墓葬中有10座均同时绘有持T形杖侍女与持拂侍女，并且这两种侍女图像在墓葬中的分布位置表现出明显的联系：长乐公主墓中持T形杖侍女与持拂侍女位于同一幅持物侍女图的相邻位置；韦贵妃墓中持T形杖侍女位于后墓室东壁南侧的侍奉女主图左侧，持拂侍女位于后墓室东